

岭
南
遗
书

嶺南遺書

甘泉新論

嶺南遺書

增城 湛若水 元明撰

或問主一曰無貳曰主一物乎曰一物則貳心無一物一物侵奪乃喪其心

古之三不朽之道一而已矣一者德也功非德不宏言非德不精

或問治天下封建可復乎曰可其公天下之義乎保天下之利乎未達曰以天下之地分功德而不私義孰大焉制之五服爲藩五重重五百里故外莫侮也君統二伯二伯統連帥連帥統諸侯故亂不生也利孰大焉後世以數丈之城分裂之兵自以爲安噫惑矣

廿身新語
天子元子也諸侯別子也家有元子據其有而有之羣將
爭之矣不封建之謂乎求之無藝羣將不順乘之矣不仁
之君之謂乎柳子不睹其本而以亂世難行之勢明之莫
知大義焉莫知大利焉

陰陽皆有其精日月各得其貞陰之月其水之光乎陽之
日其火之光乎日月之光相有而不相受其盈虧遲速之
間陰陽之性爲然

孔明淵明其知學者也不求記焉不求解焉其所求焉爾
分田其王政之本乎有田則食足食足則善心生善心生
則倫理明倫理明則風俗厚風俗厚則禮樂興禮樂興則
和氣致和氣致則天地泰萬物若

學校其王政之大乎學立則人無私學無私學則一一則
明明則人才出而風俗正矣

選舉之法其王政之不可廢乎人之立行也脩諸身行諸
家達諸其鄉里有善焉鄉里先知之有不善焉鄉里先知
之其有不公國有常刑

五行在天五事在人其體一也水火木金天之氣也非土
則不生不生則不成貌言視聽天之性也非思則不能通
不能通則不神明神之成諸天道惟心乎外氣以求性道
也祇見其惑也夫子川上之嘆子思鳶魚之察易一陰一
陽之訓卽氣卽道也氣其器也道其理也天地之原也器
理一也猶之手足持行也性則持行之中正者也故氣外

言性者鮮不流於釋

天地之初也至虛虛無有也無則微微化則著著化則形
形化則實實化則天故水爲先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
次之天地之終也至塞塞者有也有則大大變而實實變
而形形變而著著變而微故土爲先金次之木次之火次
之水次之微則無矣而有生焉有無相生其天地之終始
乎

行短而知長行方而知圓行有止而知無窮故行一而已
造其極之謂也非造其中之謂也若夫知者所以贊天地
達古今通晝夜盡始終之變以至於化育非天下之聰明
睿知其孰能盡之

虛無卽氣也如人之氣虛也乃見實有故知氣卽虛也其在天地萬物之生也人生骨肉毛血之形也皆氣之質而其氣卽虛無也是故知氣之虛實有無之體則於道也思過半矣

空室空木之中有物生焉虛則氣聚氣聚則物生不待種也氣卽種也古氣化而生故虛者生之本

今之求道者如居室中而欲見天地四方可得乎或得隙光焉侈然以爲有見夫身在屋內四面牆壁也何以見天地四方之全必超身而出立於九層之臺斯盡見之矣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故物欲也玩好也文藝也皆牆壁之類也故闢之而後可以見道

甘泉新語
三
人之一呼一吸天地之氣也氣在天地吸之卽翕天地之氣通我也呼之卽闢我之氣通天地也是故知天地人之一體

暗室之中久坐而明生焉况夫靈府虛室成性存存而無天下之至明者乎

或問聖曰有生知之聖有學知之聖曰孰謂生知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生知也故先天開物無所緣而知作者也曰孰謂學知曰若禹湯文武孔子學知也故後天成務述者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聖學其深矣非夫孔子之自道其孰能知之

古之言性也未有以理氣對言之者也以理氣對言之也

者自宋儒始也是猶二端也夫天地之生物也猶父母之生子也一氣而已也何別理附之有古之人其庶矣乎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者和也人也者得氣之中和者也聖也者極其中和之至者也陰陽合德剛柔適中理也天之性也夫人之喜怒氣也其中節焉理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陰陽之中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卽氣也氣有形故曰形而下及其適中焉卽道也夫中何形矣故曰形而上下一體也以氣理相對而言之是二體也

天地間無一物相肖其形者無一物不同受其氣者於其無一相肖見造化之無窮於其同受氣見造化之本一

甘泉新論
天一生水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故水之消長也隨陰陽之盛衰是故春夏而長秋冬而消陽爲之也水之行於地也猶人之血行於百骸也氣爲天體爲地血者承氣體以行乎天地之間者也故人之老而死也氣陽漸衰而血漸涸天地之終也亦然

天外無地地亦天也氣無所不貫天體物而不遺故也不足以配天而曰天地者以形而言耳而儒者謂減地則益天蓋未觀其理焉

甘泉新論

譚瑩玉生覆校

右甘泉新論一卷明增城湛若水元明撰按先生受學於
陳文恭書院遍天下弟子著錄者至四千餘人與王文成
講求正學天下號文成之派曰浙宗先生之派曰廣宗而
固不利於口迄今卽其鄉人亦毀譽參半至沈德符野獲
編稱其歿也吏部爲請卹典世宗大怒謂爲僞學亂政並
太宰歐陽必進奪孤卿宮銜罷歸豈果有遺行爲世宗所
默窺耶又謂至隆慶朝始補贈文簡諡則以講學爲徐文
貞所厚也此時幸新鄭江陵爲次揆若居首揆則終不得
矣其說未敢盡信蓋講學家推崇過當互相標榜遂至幾
如衆射之的歟惟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譏其序嚴分宜鈐
山堂集讀之令人張目不意講學者貢諛乃若是則與吳

康齋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者同然陸務觀爲韓侂胄南園記而立身行己自有本末千秋論定固有不容以一言掩者善乎王文成之言曰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爲禪王青蘿之言曰文成之學過於高惟甘泉所論純粹平正上下皆可企及則亦持平之論者歟先生全集與格物通心性書楊子折衷遵道錄等書 四庫提要均已著錄且稱全集中語錄居十之九而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又載甘泉明論十卷甘泉新論一卷其明論迄今未見提要著錄亦僅是書耳則曹溶學海類編子類所載也爰校勘而重付剞劂焉謹識數語於其後以質之知人論世者乙巳上元佳節後學伍崇曜謹跋

元祐黨碑宋立於文德殿之東壁蔡京書之也僞學逆籍
作惡於韓侂冑頒行於天下者也然皆一時賢人君子遭
厄被誣豈知實所以顯揚諸君子之名於千萬世矣哉惜
史未能全收人未盡知今參考道命錄陶朱新錄等書分
門共錄載之於左使後學之士一覽可知庶不至善善惡
惡之顛倒也然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慶元之
黨黃勉齋謂非黨者甚多此又不知何據而云熟史者證
之海瑞識

卷之六

黃河橫斷長河首尾連綿天不賦神靈而云煙變青
松之顛附出嶺下湖之襟抱示知臨立士斗八人觀其
國共其黃之故之則新學之士一觀而賦無不至善音
東本諸全外入本諸職今終者而命義則求新而古
亦其為是則實所以與諸君子之治其于萬世之治
亦其為是則實所以與諸君子之治其于萬世之治
亦其為是則實所以與諸君子之治其于萬世之治

右元祐黨籍碑考一卷附慶元僞學逆黨籍明瓊山海瑞
汝賢撰按先生勝朝骨鯁之臣直聲振朝野粵人至今尸
祝之街談巷議無不知有海剛峯者是書 四庫提要已
著錄稱其專以李心傳道命錄爲主其闕者則以他書補
之故所錄人數較他書爲多今以馬純陶朱新錄互勘之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內缺孫諤而多錢希白一人外武臣
二十五人內臣二十九人俱缺豈所據陶朱新錄爲明人
所刊非足本耶又郎瑛七脩類稿所載亦與是書同而獨
缺蔡京之言及先生跋語至序則仍錄之而獨缺先生名
若瑛所撰者郎瑛著撰頗多亦何至掠美殆不可解先生
所著備忘集淳安政事稿流傳者絕鮮原書是書刻於曹

浴學海類編集餘行詣冊中爰校正而重刊之昔龔頤正
曾采三百九人事迹成元祐黨籍列傳補述一百卷與是
書詳略迥殊則固大輅之椎輪層冰之積水也跋語謂侗
儻如子瞻或觸時忌而長厚如君實猶且賈罪先生亦豈
畏賈罪者而亦作此言良可慨已乙巳端陽令節後學伍
崇曜謹跋

元祐黨籍碑考

附慶元僞學逆黨籍

嶺南遺書

瓊山 海 瑞 汝賢撰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罰黜元祐害政之臣
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善惡與其附麗者以
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
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
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
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尙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